

偷来的缘

资柏成◎著



小人物，大情怀，处处潜然泪下
小故事，大境界，个个催人向上

中国文史出版社

偷来的缘

资柏成◎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偷来的缘 / 资柏成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034-8730-9

I. ①偷… II. ①资…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2901 号

责任编辑: 全秋生

封面设计: 徐 晴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75 字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001 相 思 泪

036 偷 来 的 缘

079 二 憨 中 选

131

会说话的哑巴

168

苏仙的传说

230

老板之死

相思泪

1

跟往常一样，秦石山吃完晚饭后就洗澡，洗完澡后就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戴上一顶旅游帽，然后再急急忙忙往距大风岭施工工地三公里以外的黄羊镇赶。

秦石山身材魁梧、体魄强壮，看上去就是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力量、有劲使不完的汉子。他迈着雄健有力的步伐，翻山越岭，跨沟爬坡，气不喘、心不慌，三公里山路顷刻间就到了。

秦石山进入镇里，一不买东西，二不办事情，三不逛大街，而是悄悄地来到位于华山路多利小超市对面人行道的一棵行道树下，找块石头坐下来，手举一个陈旧的玩具小望远镜，透过望远镜，两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多利小超市里的一名高个子女营业员看。

秦石山这样做已经有十来天了。

十多天以前的一天晚上，秦石山吃了饭与几位工友一起来到黄羊镇逛大街，当路过多利小超市门口时，一位工友要抽烟，忘了带打火机，秦石山见状，立即对那工友说：“你等一下，我去小超市帮你买一个。”说完，便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多利小超市。

“请给我拿一个打火机。”秦石山掏出一元钱对正在弯腰整理货物的唯一的一位个子有点高的女营业员礼貌地说。那女营业员听说有人买东西，立即直起腰，从货架上拿起一个打火机，微笑着递给秦石山，并顺

手从秦石山手中去接那张一元钱的钞票。秦石山一抬头，望着眼前这位女营业员，一时惊呆了，既忘记去接女营业员手中的打火机，也忘了松开手中的那一元钱，而是傻傻地看着，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那女营业员见眼前这位顾客死死地盯着自己看，小脸蛋一下子红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提醒道：“老板，给你打火机。”秦石山这才一个激灵，如梦初醒，连忙接过打火机，同时将那一元钱放在柜台上。这时，那位已经走出一定距离要抽烟的工友在远处喊道：“石山，打火机买到了吗。”

“哎，买到了，马上就来。”秦石山一边答应，一边转过身，但眼睛仍紧紧盯着那位女营业员，接着还说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太像了，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世界上竟有如此相似的两个。”

那女营业员听到秦石山说出这样一句无头无尾的话，问道：“谁太像谁？”

秦石山也不正面回答，嘴里仍是不停地叨咕着那句话：“太像了，太像了。”然后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开多利小超市。

这一晚，秦石山失眠了。他躺在工棚里的木板床上，脑海里尽是妻子和那个女营业员的影子。他没想到，在这个远离自己家乡的山区小镇上，竟有一个女人与自己的老婆如此相像，从身材到面相，从声音到笑容，几乎分不出彼此。唯有一点不相似的，就是妻子的下巴底下有一颗黑痣，而这个女营业员没有，另外，从外表上看，这个女营业员的年龄似乎要比自己的妻子小一些。一开始，秦石山曾经想过，这会不会是妻子的妹妹呢，但马上他又否定了，自己可从来没听说过妻子还有一个妹妹，就是堂妹、表妹都没听说过有。

秦石山的老婆姓万，叫万朵花，今年才23岁，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体育，而秦石山则已33岁。一年前两个人结的婚，可结婚不到三天，因为工地有急事，刚刚体会到女人温柔、享受到新婚快乐和幸福的他就被老板逼着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魂牵梦萦的妻子。

俗话说，男子汉三十如狼、四十似虎，33岁的秦石山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一年来，他时时刻刻思念着妻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因为思念妻子，回味从妻子那儿得到的快乐，就特别兴奋、特别激动。他无法自抑，不得不采取自慰的方式进行发泄。而每次发泄完，他又后悔得不得了，觉得对不住妻子，有愧于妻子，并下决心再不这样做。然

而，过不了一天、两天，他又再次无法控制，又重复着前一次的行为。就这样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地发泄，一次又一次地后悔。他知道，在工友中，许多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当然，他也知道，有一些工友例外，这些例外的工友，拿着自己靠力气辛辛苦苦挣来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工钱，偷偷地进入一些理发店、按摩院、足浴城以及那些低档的桑拿中心，潇洒一回，以排泄性的苦闷，摆脱性的饥渴，释放积压的能量。工友们都知道秦石山新婚三天就离开了新娘，而且一别就是一年多，有些工友也曾因此引诱他进那些场所找一些女人发泄一下，解决性饥渴的问题。秦石山自己也曾产生过这种想法，也想试一试，但理性还是战胜了生理需求，他以顽强的毅力克制和忍耐着，保持着自己干净的身子，没有做半点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秦石山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多利小超市对面人行道的行道树下，好在这棵行道树树冠很大，路灯的光线被它挡住，树底下成了路灯灯光的盲区，多利小超市的那个女营业员是看不到他的，而他却可以看到那女营业员的一举一动。

在秦石山看来，尽管对这位营业员的情况不了解，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龄，是否婚配都无从知道，但只要一看到她，就如同看到自己新婚的妻子。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感到特别兴奋、特别快乐。如果有一天没看到，他就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有时甚至像被猫抓了似的，欲罢不能，揪心地痛。有一次，那位女营业员一连三天没有上班，他实在控制不住，花了十元钱，请了一个人打听，才得知那女子的母亲从乡下来治病，住在医院里，于是他又跑到那个医院门口守着，等待那个女子的出现。

盛夏时节，晚上的空气特别闷热，汗水把秦石山刚刚换上的干净衣服又湿了个透。由于闷热，蚊子也多，蚊子喜欢叮咬出汗的人，秦石山身上被蚊子叮了一个又一个包。

以往，多利小超市都是晚上9点钟打烊，可不知怎么的，今天却在8点钟就打烊了。秦石山发现，那女营业员将卷闸门锁好后，提着小包，横过马路，竟向自己这个方向走来，一直走到自己跟前。秦石山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他屏声静气不敢吭声，只有静静地待着，一动不动，他以为那女营业员发现了自己，找自己算账来了。然而，伴随着一阵女人身上特有的香味在鼻子底下飘过，那女营业员旁若无人地向街的另一

头走去。秦石山看着女营业员离去，竟鬼使神差地跟在后面，仔细地端详和欣赏着那女营业员走路的姿势。秦石山再一次感觉到，在那绚丽的橘黄色的路灯灯光的映衬下，女营业员连走路的姿势都与自己的妻子相似，那微微翘起的臀部，那飘逸如瀑的一头黑发，那细长的胳膊、修长的腿，这一切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妻子没有两样。秦石山几乎忘记自我，不由自主地与那女营业员靠得越来越近。也许是自我防范意识强的原因，那女营业员似乎感觉到后面有人跟踪，便尽量走在人行道的中间，并借掏手机打电话的机会，悄悄地四处张望着。

就在秦石山忘我地跟随着那女营业员的时候，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两名警察，将秦石山死死按住。秦石山这才如梦初醒，向两个警察问道：“我怎么了，你们凭什么抓我？”两个警察没有搭理秦石山，一个高个子向站在一旁的女营业员问道：“是不是他？”那女营业员点了点头。

秦石山看了看前面的女营业员，感到莫明其妙，再一次问道：“我怎么了？”

高个子警察答道：“她告你骚扰她。”

“我骚扰她？”秦石山更加莫明其妙。

“是的，你骚扰她。”高个子警察肯定道。

“我、我没有啊，姑、姑娘，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秦石山顿时感到极大的委屈。

只见那女营业员回过头对秦石山说：“你跟踪我。”

“这个……”秦石山有些心虚起来，“这个也算骚扰？”

高个子警察说：“当然算。”说完，对秦石山吼道：“快点，别磨磨蹭蹭的，跟我们走一趟。”

2

秦石山被带进派出所，在警察的追问下，承认了自己盯梢、跟踪那个女子的事实。但他一再表明，仅仅是因为那个女子很像自己的老婆，跟踪她是想多看一眼，没有别的什么目的。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拘留三天，并处罚款 500 元。由于当时身上只有几十元现金，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没办法，在警察的授意下，他只得打电话给工友谭小牛，

让谭小牛速送 500 元现金来。交了钱，才算完事。

在返回大风岭工地的路上，谭小牛向秦石山问道：“石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去骚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说起来大家都不相信。在工友们的心目中，你可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从不拈花惹草。”

“我没有骚扰她，我、我只是想多看她一眼，才跟着她。”

“多看她一眼？”谭小牛冷笑道：“我说你秦石山有毛病吧，这世界上漂亮的女孩多得很，满大街都是，电影、电视里也多得很，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难道她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秦石山长叹一声说道：“唉，只、只因为她、她太像我老婆了，你要知道，我新婚三天就离开了我老婆，我想老婆啊！”提到那女营业员像老婆的事，秦石山特别兴奋起来，说：“小牛，你是没看到，那个女孩与我老婆要多像有多像。”

谭小牛也长叹一声，说：“唉！我说你怎么会这样，也难为你了。”

3

在秦石山心里，自己就是偷偷地多看了几眼像自己老婆的女子，算不上不光彩的事。但说他跟踪、盯梢、骚扰女子的风言风语还是在工地上迅速传播开来，而且很快被传到他的家乡，自然也传到了他的妻子万朵花的耳朵里。尽管万朵花坚信自己老公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不会做出那样的愚蠢而又让人耻笑的事。但为了弄清真相，她决心到丈夫打工的那个地方去一下。当然，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看望丈夫，与丈夫好好地温存几天。是啊，结婚才三天，丈夫就离开了自己，而且，那三天还是残缺的三天。第一天晚上，因为丈夫办喜宴操劳过度身体不适，在医院待了一晚上，第二天晚上，因为自己多喝了几杯酒醉倒在床而提不起性趣草草了事；真正的享受是在第三天晚上，谁知一觉醒来，丈夫就走了，这一走就是一年。丈夫想自己，自己也想丈夫啊！

万朵花既不打电话，也不发短信，她想突然出现在丈夫跟前，给丈夫一个惊喜。婆婆听说儿媳妇要去工地上看望儿子，便提醒道：“你打个电话给他，让他提前准备准备。”

“妈，没有那个必要，老夫老妻的，你来我往，用不着做什么准备。”万朵花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另外一个打算，她买了丈夫最喜欢吃的南瓜子和红薯干，她知道，只要自己一到，丈夫肯定会尽力接待自己。她明白，这一年多来，丈夫一定特想自己，如果自己突然出现在他跟前，他不乐疯才怪。

第二天早上，万朵花收拾好行李，告别婆婆就上了路。她一路走一路想，这回一定要让老公从自己身上充分享受到快乐和愉悦，让丈夫完全得到满足。为此，她还从衣柜底下翻出了一本关于性爱技巧方面的书，认真阅读了关于性爱时妻子如何让丈夫达到高潮的那一章，并认真地揣摩。

秦石山打工的地方是在一个叫大风岭的大山沟里，那里正在建设一座高速铁路桥。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之好好的天气突然下起暴雨，前行的道路出现了山体滑坡，长途大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等万朵花赶到黄羊镇，已是第二天晚上。经过打听，从黄羊镇到大风岭还有三公里，万朵花心里想，黑灯瞎火的恐怕一时难以找到丈夫打工的地方，不如先在镇上住一个晚上再说，于是她只得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了下来，第二天清早才急急忙忙往大风岭赶。

到了大风岭，万朵花左打听右打听，好不容易才找到秦石山干活的那个工地，工地上人来人往，机器轰鸣。

“老师傅，您看到我家秦石山了吗？”万朵花向一位正在挖水沟的老大爷问道。

“秦石山，哪个秦石山？”

“就是那个、那个……”万朵花不知道往下怎么说，确切地说，她不知道这儿有几个秦石山，也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秦石山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噢，我知道了，你是找那位想老婆想疯了，错把人家小超市营业员当老婆，天天盯梢、跟踪，以致人家举报‘犯骚扰女性罪’，让警察关了几个晚上的那个秦石山吧？”旁边一个年轻小伙子调侃道。

老大爷抬手敲了一下小伙子的脑袋，对万朵花说道：“别理他，没个正经。告诉你，因为昨晚下了一场大暴雨，山路发生塌方，堵住了进山的路，工地上急需的材料进不来，公司里组织人员抢修道路，一大早，石山就被抽调去抢修塌方的道路去了。请问，你是……？”

“我是秦石山的老婆。”万朵花不好意思地说。

“哎哟，真不巧。”老大爷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万朵花问道。

“那可不知道。”老大爷答道。

万朵花想起在来的路上塌方的工地上，那些满身泥水满身汗的民工们，说不定在那些人群里就有自己的老公。早知这样，自己何不下车找他就好了。可现在怎么办？连个熟人也没有。

正在万朵花为难的时候，谭小牛走过来了。万朵花一抬头，眼光正与谭小牛相遇，两个人同时惊呼道：“小牛”“万老师”。原来万朵花在秦石山谈恋爱期间，通过秦石山就已经熟悉了谭小牛。

老大爷见谭小牛与万朵花互相认识，便对谭小牛道：“小牛，你来得正好，她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带她找个地方住下，然后陪她去吃午饭。”

谭小牛答应着，对万朵花说：“万老师，跟我走吧。”

谭小牛领着万朵花来到民工食堂，叫炊事员刘大妈给下了一碗清水面条，也许是饿慌了的原因，万朵花三扒两扒就把一碗面条吃得精光，连汤都不剩。吃完面条，万朵花抹了抹嘴巴，对谭小牛说：“走吧，带我到秦石山住的地方去。”

谭小牛也没多想，说：“好、好、好。”说完，便帮万朵花提着行李，领万朵花往秦石山住的工棚里走去。

万朵花一边走一边想，趁着丈夫还没回来，好好地把房间收拾整理一下，让他回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不一会儿，万朵花跟着谭小牛来到了秦石山的工棚门口。

“请进吧，万老师。”谭小牛对万朵花说完，便站到一边，让万朵花先进。

万朵花也不客气，一步踏进工棚，不看则已，一看惊呆了，只见长长的工棚里，并排摆放着十几个用木板搭的床，床与床紧挨着，一头留有一条通道。工棚里随处可见脏衣服、臭鞋子，一股汗酸味扑鼻而来。

万朵花疑惑地看着谭小牛，问道：“小牛，你们就这样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工棚里。”

“那不这样还怎么着。”

“我以为……”万朵花不好意思低下了头。

谭小牛这时才恍然大悟，说：“哦，你以为我们都住宾馆。”

万朵花连忙说：“不、不，我以为你们至少一个人一间或两个人一间。”

谭小牛哈哈大笑道：“那样可能吗？”

谭小牛笑着、笑着，突然明白过来，他刹住笑：“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们找房子去。”说着，便领着万朵花出了工棚。

出了工棚，谭小牛为难了，让万朵花住到哪儿呢？人家好不容易来一趟工地看望自己的丈夫，总得让他们两口子能有一个单独待在一起亲热亲热的地方呀。可是这里除了工棚就是仓库，工棚里住的都是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哪里有什么单间。要不，能倒腾出一个房间也行，可怎么倒腾，这里连个女人都没有。想到女人，谭小牛突然想到炊事员刘大妈，对，让万朵花与刘大妈先住一个晚上，等明天秦石山回来，让他自己想办法。想到这里，谭小牛对万朵花说：“万老师，实在不好意思，这里条件太差了，没有空房，更没有民工住的单间，你今天只能与炊事员刘大妈住一起，先对付一个晚上，等石山回来再想办法，好吗？”

万朵花没想到会是这样，她琢磨着，今天可以对付一个晚上，那明天晚上呢？如果秦石山明天回来还没有单独住一起的房子，那自己这一趟岂不是白来了。但面对谭小牛的问话，她无话可说，只得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送走了谭小牛，万朵花心里想，既然不能给丈夫一个惊喜，那就给丈夫挂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工地，让他早点回来。于是她便掏出手机，给秦石山打了一个电话。

4

秦石山接到万朵花的电话，得知她已经到了工地来看望自己了，别提心里有多高兴，盼了一年，终于把妻子盼来了。此时此刻，他恨不能插上翅膀，立刻飞到大风岭工地，与妻子好好快活快活。想到这里，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跑到带队抢修道路的路桥公司何副老总那儿，想请个假马上赶回大风岭去。

秦石山来到何总跟前，小声地说道：“何总，我想请个假。”

“请假？”正在玩手机的何总头也不抬地问道：“你请假干什么？”

“我老婆来工地了，我想回大风岭去。”秦石山嗫嚅着说。

“什么？你现在要回大风岭去？”何总听说秦石山要回大风岭去，这才抬起头，疑惑地看着秦石山。

秦石山点了点头，说：“我老婆来了。”

何总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放，吼道：“秦石山，亏你说得出，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想回大风岭会老婆，你说说，是你老婆重要还是抢修道路重要？”

秦石山老实地回答：“会老婆重要。”

“什么？你再说一遍。”何总再一次吼道。

秦石山知道自己说错了，立即抬起头大声地说道：“不、不，抢修道路重要。”

“你知道抢修道路重要，还要离开这里。”

“我、我、我想老婆。”秦石山情不自禁地说。

何总听到秦石山这么一说，立即站起来，发出一阵怪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好一会儿才突然收住笑，讥讽道：“想老婆，想老婆也算个事，瞧你这点出息。”

秦石山小声地说：“人家新婚才三天就来到工地上，还没、还没……”秦石山说到这里，有些不好意思。

“还没享受够新婚的快活，是吧。”

秦石山点了点头。

何总冷笑着说：“你傻呀，你结婚之前干什么去了，你不会打提前量。”然后挥了挥手说：“好了，好了，别丢人现眼了，我实话告诉你，这道路的抢修任务不完成，你就甭想去见老婆。”

秦石山说：“这不已经扫尾了吗？”

“什么？扫尾？不瞒你说，前面还有几处塌方要清理，你以为就这一点。”

“还有，还有几处？”秦石山哭丧着脸，带着近乎哀求的口气道：“你就准我两天假吧，就两天，你看这工地上有我不多，无我不少。”

“什么？”何总两只眼睛一瞪，“工地上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原来你是来吃干饭的。”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

“你什么意思，告诉你，多一个人多一分力量。”

“要不这样，何总。”秦石山突然眼睛一亮，“你让我休几天假，老

婆走后，我用双休日顶上去可以吗？”

“不行。”

秦石山又想到了一个主意：“要不晚上让我回大风岭，第二天一早我就赶过来？”

“我说你是想老婆想疯了吧？还跟我讨价还价。”

秦石山无可奈何地离开何总，一边走一边从喉咙里发出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嘟嘟囔囔的声音：“这、这不是要把人憋死。”

回到岗位，秦石山只好跟妻子打了个电话：“老婆，这里抢修任务重，老板不批我的假。”

万朵花听说老板不批丈夫的假，就安慰道：“不着急，石山，听老板的话，安心把那儿的活儿干完，我在这儿还有几天。等你。”

妻子这么一说，秦石山心里更加乱了，他含着眼泪，带着哭腔说：“老婆，我想你啊，我太想你了。”

只听万朵花在电话里也带着哭腔说：“石山，我也想你啊！”

说着说着，两个人竟在电话里哭成了一团。

5

又下雨了，而且越下越大，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浑然一体，山洪再一次爆发，塌方再一次增加，秦石山所在队的任务再一次加重，为了保证道路畅通，上级号召他们不分白昼黑夜，加班加点，按时完成抢修任务。

妻子好不容易来一趟，自己却不能见面，秦石山觉得很有些窝囊。当然，他心里也明白，与抢险救灾比，自己与妻子会面，那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自己有想法都没法说出口，所以他心里感到直憋气，怎么这些不顺心的事都让自己给碰上了。他一边想着老婆，一边干着活，由于心里不顺畅，干起活来没有了方寸。

“石山，你来帮我，我们俩一起将这块石头撬动，推到一边去，别让它挡在路中间影响车辆的通行。”工友杜元正在吃力地撬动一块搁在道路中间的大石头。由于石头太大，他连撬两次都没有撬动，才叫一旁傻站着的秦石山帮忙。由于秦石山心不在焉，并没听到杜元是在叫他。杜

元见秦石山没有反应，便又大声叫道：“石山，帮帮忙。”秦石山这才反应过来，他连忙跑到杜元身边，与杜元一道撬动那块石头。

杜元见秦石山精力不集中，一副没精打彩的样子，与自己配合一点也不默契，自己用力时，他不用力，自己不用力时，他却用起力来，两个人的力气没有用到点子上，石头还是躺在路中间纹丝不动。杜元一时急了，大声地对秦石山喊道：“秦石山，你认真点好不好，何总说了，干完这一点活就让你回大风岭，让你与老婆团聚。”

秦石山与杜元是同一个乡的，对杜元的为人特别敬重，他知道杜元不会对自己撒谎，杜元把何总说的话说给他听，他自然坚信不疑，心里就甭提多高兴了，一时间精神振奋，干劲倍增。他手一挥，拨开杜元，响亮地喊道：“老元，你站开，看我的。”未等杜元挪位，抓起地上一根铁管，插入石头底下的缝隙，使劲一撬，没想到石头滚向一边，从杜元的脚背上压了过去，杜元一声惨叫，倒在地上。

秦石山见自己闯了大祸，也吓坏了，忙丢下手中的钢管，抱起杜元的脚察看个究竟。只见杜元的脚血肉模糊，杜元疼得龇牙咧嘴，“哎哟、哎哟”地叫个不停，眼泪都流了出来。其他人一听说这儿出了事，也都围了过来。不知谁报告了何总，不一会儿何总也过来了。场面乱哄哄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责怪秦石山。秦石山满头大汗，不知所措，任凭大家指责和批评。何总一见这种状况，立即对秦石山吼道：“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背着他到车上去，立即送医院抢救。”

秦石山听到何总这一声吼叫，才突然醒悟过来，抱起杜元就往附近的车上跑。何总也在后面紧跟着，一边走还一边对秦石山说：“这两天你就在医院陪着，哪儿也不许去。”停了一下，又数落道：“没出息的东西，想老婆想疯了吧。”秦石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到了医院一检查，杜元的脚粉碎性骨折，需要住院治疗，遵照何总的吩咐，秦石山乖乖地在床前陪护，为杜元端屎倒尿、送饭取药。对于这件事，秦石山没敢对万朵花说，只说是道路抢修任务重，请不到假，暂时不会往回撤。

一个晚上过去了，秦石山基本没睡什么觉，他小心地侍候着杜元，生怕惹杜元不高兴。第二天一大早，秦石山侍候完杜元上厕所，洗脸漱口，就跑到医院外面给杜元买早餐去了。

秦石山刚走一会儿，一阵手机的铃声骤然响起，杜元以为是自己的手机来了电话，拿起一看，却不是的，原来是另外一个手机在响，他估摸着这一定是秦石山出去时忘了带手机，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人就走了出去。手机响了几声停了下来，杜元也没去管它；过了一会儿，又响了，杜元这才拿起手机瞧了一下，只见荧屏上显示“老婆”两个字。杜元一看是秦石山妻子来的电话，就没敢接。可过了一会儿，铃声又响了起来，杜元忍不住再次拿起秦石山的手机一看，显示的还是“老婆”两个字。杜元又想，这一个又一个电话，说不定人家有急事，如果不接，耽误了可不好。于是便打开手机接听起来，只听见手机里传来一个女人急急的声音：“石山，你怎么还不回，我都等了三天了，再过几天就要走了，今天下午一定回来，好吗？”

杜元也没有多想，稀里糊涂地顺口答了一句：“好、好。”当反应过来是别人的电话时，为时已晚，他吐了一下舌头，立即关了手机，心里想，秦石山这小子也怪可怜的，结婚三天，还没尝够新婚的快乐，就来到了工地上，现在妻子千里迢迢来看他，又遭遇上这些个事，既然这样，自己一定要促成他早一刻与妻子见面。

过了一会儿，秦石山端着早餐走进病房，第一句话就向杜元问道：“匆匆忙忙的，忘了带手机，没人打电话来吧？”

杜元慌忙掩饰道：“没有，我都不知道你没带手机。”

秦石山以为杜元说的是真的，也没在意，把买来的馄饨递到杜元手上，就要进卫生间洗手。杜元连忙叫住秦石山，说：“石山，大部队都走了，你也回去吧。你老婆都来了几天了。”

“那哪行呢，何总叫我在这里陪护你。我走了，不被何总骂死才怪。再一个，我走了，谁来陪护你？”

“没关系，我已经给我老婆打了电话，她今天下午就会赶过来。”

“何总那儿呢？”

“你放心，我来说，何总不会骂你的。”

“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杜元说完大手一挥，做了一个叫秦石山走的动作。

秦石山信以为真，连忙收拾好行李，告别杜元，急急忙忙往大风岭赶。